

T5236.7/2213

54

4
6

CHINESE-JAPANESE COLLECTION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MAR 14 1932

皇明文徵卷之六十七

晉江何得遠碑字選

碑

御製

太祖皇帝

臣何喬遠奉頌

皇陵碑

洪武十一年夏四月命江陰侯吳良督工新造
皇堂于時未鑑窺形但見蒼殿皓首忽思往日
之艱幸况皇陵碑記皆儒臣粉飾之文恐不足

皇明文徵卷之六十七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
圖書館珍藏印

晉江何喬遠稗孝選

碑

御製

太祖皇帝

臣何喬遠恭輯

皇陵碑

洪武十一年夏四月命江陰侯吳良督工新造
皇堂予時秉鑑窺形但見蒼顏皓首忽思往日
之艱辛况皇陵碑記皆儒臣粉飾之文恐不足

爲後世子孫戒特述艱難明昌運俾世代見之
其辭曰

昔我 父皇寓居是方農業艱辛朝夕徬
徨俄爾天災流行眷屬罹殃 皇考終於

六十有四

皇妣五十有九而亾孟兄先

死合家守喪田主德不我顧呼叱昂昂既不與
地隣里惆悵忽伊兄之慷慨惠此黃壤殞無棺
槨被體惡裳浮掩三尺莫何殽漿旣葬之後家
道惶惶仲兄少弱生計不張孟嫂携幼東歸故

鄉值天無雨遺蝗騰翔里人缺食草木爲糧予
亦何有心驚若狂乃與兄計如何是常兄云去
此各度凶荒兄爲我哭我爲兄傷皇天白日泣
斷心腸兄弟異路哀動遙蒼汪氏老母爲我籌
量遣子相送備醴馨香空門禮佛出入僧房若
未兩月寺主封倉衆各爲計雲水飄颺我何作
爲百無所長依親自辱仰天茫茫旣非可倚侶
影相將突朝煙而急進暮投古寺以趨踰仰窮
岬岬魄而倚碧聽猿啼夜月而淒涼魂悠悠而

覓父母無有志落魄而佚伴西風鶴唳俄浙瀝
以飛霜身如蓬逐風而不止心滾滾乎沸湯一
浮雲乎三載年方二十而強時乃長淮盜起民
生攘攘於是思親之心昭著日遙盼乎家邦已
而旣仍歸復業於覺皇任方三載而又雄者跳
梁初起汝穎次及鳳陽之南廂未幾陷城深高
城隍拒守不去號令彰彰友人寄書云及趨降
旣憂且懼無可籌詳傍有覺者將欲聲揚當此
之際逼迫而無已試與知者相商乃告之曰果
束手以待罪亦奮臂而相戕知者爲我畫計且
禱陰以默相如其言往卜去守之何詳神乃陰
陰乎有警其氣郁郁乎洋洋卜迺守則不吉
將就凶而不妨卽起趨降而附城幾被無知而
創少頃獲釋身體安康從愚朝暮日日戎行元
兵討罪將士湯湯一攫不得再攫再驤移營易
壘旌旗相望已而解去棄戈與鎗予脫旅隊馭
馬控韁出遊南土氣舒而光倡農夫以入伍事
業是匡不逾月而衆集赤幟蔽野而盈岡率度

清流戍守滁陽思親詢舊終日慷慨知仲姊已
逝獨存駙馬與甥雙駙馬引兒來我棲外甥見
舅如見娘此時孟嫂亦有知携兒挈女皆從傍
次兄已歿又數載獨遺寡婦野持筐因兵南北
生計忙忙一時會聚如再生牽衣訴昔以難當
於是家有眷屬外鍊兵鋼群雄並驅飲食不遑
暫戍和州東渡大江首撫姑熟禮儀是尚遂定
建業四守關防礪兵秣馬靜看頡頏羣雄自爲
乎聲教戈矛天下鏗鏘元綱不振乎彼世祖之
法豪傑何有乎仁良予乃張皇六師飛旗角亢
勇者效力智者贊襄親征荆楚將平湖湘三苗
盡服廣海入疆命大將軍東平乎吳越齊魯耀
乎旌幢西有乎伊洛崤函地險河湟入胡都而
布不易肆虎臣露鋒刃而燦若星鉞已而長驅
乎井陘河山之內外民庶咸仰關中卽定市巷
笙簧玄菟樂浪以歸版籍南藩十有三國而來
王倚金陵而定鼎託虎踞而儀鳳凰天塹星高
而月輝滄海鍾山鎮嶽而巒接乎銀潢欲厚陵

之微葬卜者乃曰不可而地且臧於是祀事之禮已定每精潔乎蒸嘗惟劬勞罔極之恩難報勒石銘於皇堂世世承運而務德必彷彿於殷商淚筆以述難諭嗣以撫昌稽首再拜願時時而來饗

孝宗皇帝

臣何喬遠恭輯

孔廟碑

朕惟古之聖賢功德及人天下後世立廟以祀者多矣然內而京師外而群邑及其故鄉靡不有廟自天子至於郡邑（一）更通得祀之而致其嚴且敬則惟孔子爲然蓋孔子天縱之聖生當周季聖賢道否之日而不得其位以行乃歷考上古以來聖人之君天下者曰堯曰舜曰禹湯文武已行之迹并其至言要論定爲六經以垂法後世自是凡有天下之君遵之則治違之則否盖有不能易者真萬世帝王之師也故自漢祖過魯之祀之後多爲之立廟沿及唐宋英明願治之君屢作益尊而信之孔子之廟遂徧天

下爵號王公禮視諸侯而加隆焉雖金元入主
中國綱常掃地之時蓋未嘗或廢亦天理民彝
之在人不能自泯也我 聖祖高皇帝

以至神大聖汛掃胡元植綱常於淪斃之餘武
功方戢卽遣官詣闕里祀孔子風示天下規度
可謂宏遠矣 列聖相承益嚴祀事先後

一軌洎我

皇考憲宗純皇帝詔增廟之

舞佾爲八籩豆十二禮樂盡同於天子褒崇之
典至是蓋無以加矣 國家百有餘年之太平

端有自哉闕里有廟建自前代規制尤盛弘治
己未六月燬於火朕聞惕然特勅山東巡撫巡
按洎布政按察司官聚財庀工爲之重建越五
年甲子正月工畢巡撫右副都御史徐源巡按
監察御史陳璘以其狀來上宏深壯麗視舊規
有加朕懷乃慰旣遣內閣輔臣太子太保戶部
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李東陽往告復具顛末
爲文俾勒之廟碑用昭我 祖宗以來尊
師重道之意并系之以詩曰

聖人之生夫豈偶然命之大君俾贊化權二帝
三王君焉克聖繼天立極道形於正大化既洽
至治斯成巍巍蕩蕩渾乎難名周政不綱道隨
時墜孔子聖人而不得位乃稽群聖乃定六經
萬世之師於焉是徵自漢而下數千餘歲褒典
代嘉有隆無替於皇我 祖居正體元六

經是師卓爾化原

列聖相承先後一揆

逮及朕躬思弘前軌廟貌載崇祀事孔禋經言
典訓彌謹彌敦俗化治成日升川至斯道之光

久垂萬世

勅建

縉紳

宋 訥

大明勅建太學碑

洪武十四年夏

上詔羣臣曰王者受命

武功文德相繼成治定天下以武治不以武也
其崇文乎顧茲成均地隘而陋何以振文教朕
相基於鷄鳴山下高爽平遠豈天協朕心若藏

此地俟興一代學耶羣臣稽首曰

皇上

聖神斯文福也乃以天子學制投諸冬官冬官
臣恭奉明詔夙夜匪懈榘楠豫樟來積如阜鑿
山載石輿土築基梓人效藝以宏其制又遣金
吾前衛新軍指揮譚格督其工凡堂有七彝倫
所以會講率性修道誠心正義崇志廣業則諸
生肄業所也會饌有堂庖厨有室井覆有亭物
貯以庫餼廩蔬園重門繚垣回廊儲書兩堂之
間東西有館助教正錄居焉東偏列室鱗次諸
生處焉廟在學東亢以增基大成有門七十二
賢有廡凡爲楹八百一十有奇壯麗咸稱自經
始以來大駕臨幸者不一夫子而下像不王繪
祀以神主數百年夷習乃革明年五月冬官奏
廟學成十有一日 天子遣使祀先師以
太牢禮畢胄子及民之俊秀登堂受業學之禮
制備矣十又七日 上躬臨廟禮行酌獻

再拜而退乃幸學學官率諸生進拜堂下博士
臣龔敦執經祭酒臣吳顥講經旣畢萬乘是還

此千載曠儀講而行之斯文增重矣六月一日
上又賜勅文重諭胄子禁制防遏之法
訓迪誘掖之意無不至焉越一日

帝御

奉天門詔臣訥文之于石臣拜手稽首不敢以
不文辭承命遂述興造始末爲之言曰孔子之
道垂憲萬世帝王之興首建太學蓋學所以扶
天理淑人心也皇極繇之而建大化繇之而運
世道繇之而清風化本原國家政務未有舍此
而先者或有未備則無以維三綱五常之具示

作人重道之心

聖天子位居君師續道

統于堯舜禹湯文武建學定規高出前古凡我
登堂養正游藝之士斯言斯誦相勉相誨無負
教養則正人端士叢出而爲國家楨榦作聖子
神孫之業萬世而無窮者當自今始顧臣膚陋
敢不對揚帝命式昭盛代之興文也拜手稽首
而獻頌曰

於惟

聖皇臣服萬方乘時經綸武偃文

揚儲慶發祥載整乾綱乃相學基鷄鳴山陽平

遠高爽非麓非岡式輝京邑隱若天藏考制定
規聖度曷量乃授工曹孰敢怠遑工師用勸效
技允臧有廟有廡有廊有堂鱗比而重龍起而
翔登用儒臣教化昭彰佩服鏘鏘弦誦洋洋正
學有傳師道有常萬乘來臨俎豆生光千載禮
儀一代典章躬親講道超軼百王聖製昭宣啓
迪激昂寵及青衿垂範流芳材育化崇殷序周
庠立極作則遠紹虞唐德進英豪業修俊良股
肱朝廷都俞巖廊以弘文化慶祚靈長願佑皇
圖萬世無疆

勅建歷代帝王廟碑

兩儀判而人極立大統建而君道明粵自上古
神聖繼作代天理物以開萬世太平之治故天
地以之而位四時以之而序萬物以之而育大
經大本以之而立盛德相繼傳至于今欽惟

聖天子受天明命肇修人紀以建民極續
皇帝王之正統衍億萬年之洪基稽古定制作
廟京邑以祀歷代帝王重一統也相舊廟地介

乎通衢褻而弗嚴洪武二十一年秋始命改作
於欽天山陽越明年己巳夏五月三日工部尚
書臣秦達奏成功請文劄石詔臣訥爲之記臣
忝職胄監懼不敢辭謹拜手稽首而言曰帝王
功德於昭于天宜有清廟以宅神展敬歷世以
來祀典斯闕三皇五帝祭於肆類僅見于周而
堯舜禹湯發迹肇基及所經歷之地或有祠焉
遣使致祭後世有之至於合廟京國歲修享禮
古未之聞 皇上定鼎江左治功旣成神

人洽和禮樂明備凡廟祀之瀆禮不經諛神非
法者一切去之正名定統肇自三皇繼以五帝
曰三王曰兩漢曰唐曰宋曰元受命代興或禪
或繼功相比德相伴列像于庭金玉其相袞冕
焜煌聚精會神咸宅于茲每歲春秋二仲諏日
誓士 上御宸極制命大臣齋明承事籩
豆靜嘉粢盛豐潔告克告碩神格洋洋所以推
惟本始式昭曠典者至矣三年則命官奉香帛
詣陵寢具儀物以時致享又以昭聖顯靈而示

不忘也嗚呼天生民而立之君所以靖亂也康
濟天下阜成兆民而登之仁壽之域者皆以奉
若天道而已是故前乎三代之官天下者天也
後乎三代之家天下者亦天也皇帝王之繼作
漢唐宋之迭興以至于元皆能混一寰宇紹正
大統以承天休而爲民極右之序之不亦宜乎
秦晉及隋視其功德不能無愧故黜而不與是
可見

皇上敦名實重理道崇德報功大
公至正之心真足以度越百王垂憲來世永永
無斁謹爲之銘曰

惟皇作極克配天地丕昭盛化以正大位皇道
而皇帝道而帝歷夏商周三王迭繼熙熙皞皞
同底于治於赫漢祖寬而有制光武奮興炎靈
用熾唐興晉陽遂有神器太宗重光力行仁義
明明有宋其德克類暨于元氏而亦用乂豐功
茂德後先輝賁翼翼新宮有恤而闕貌像旣嚴
皇靈斯莅享祀苾芬儀文孔備陟降在庭神之
攸暨祚我皇明以克永世

楊士奇

勅建禮部之碑

宣德六年十月北京新作禮部成尙書胡濙奏請樹石刻文以示久遠制曰可其文以命臣士奇臣既拜受命謹按禮部在唐虞爲秩宗在周爲春官大宗伯所典天神人鬼地祇之禮而禮樂庠序風化制度品節之事咸屬焉我國家

列聖相承法古制治尤重於斯

皇

上臨御之初茂簡俊乂以稱厥任時濙以禮部

左侍郎兼南京國子祭酒奉命還部數月陞尙書
上諭之曰國家所重祀事朕夙夜祇

奉天地宗社暨于百神以迓福生民爾其懋相予無怠凡國所用彝典爾惟舊章是循是式用佐予理無忽爾惟寅惟清用懋副朕命濙拜稽首言臣敢不精白一心以圖稱萬一益

上所命濙與虞舜卽政命伯夷者同一道也而嗣大位以來祀享受福川岳莫寧歲屢豐登田里給足灾沴不作遐裔畢來禎祥之物駢見疊

至皆本於

皇上誠敬所格而德化之效

也于時北京創建未久百司官府皆未作其公署及治文書之舍率就簡便蓋未暇及也一日澹奏事殿中

上曰國家大典禮悉隸禮

部非可以簡其官府宜先備勅工部作之度地於大明門之東西向中爲正堂堂之側爲司務廳前爲周序爲中門爲前門正堂之後爲後堂左右爲賓客之位後爲庖庫堂序之外爲四屬儀制主客在左祠祭精膳在右鑄印在中門之

左其地亢爽其材堅良高明邃深制度弘偉方之近代綽乎過焉旣成以聞命京師諸司長二咸往落之命光祿賜宴恩澤之隆群情歡溢咸謂

皇上惇典庸禮啓自宸衷始作斯宇

甚盛舉也臣惟禮者天理之具於人事而行之以敬者也用之事神而神享用之爲政而政修用之教化而教化孚用之制作而制作盡善故禮所以爲國家天下之大器不可一日無者而典之必得其人惟

皇上知之明而行之

果也然臣伏覩未作禮部之先有司以

上所居宮殿庫監請拓地改作

上曰朕

方惓惓息民爲心居室豈今所急卻其奏旣而出璽書命諸司詢民瘼施振貸已逋責暨禮部成有司復請改作宮殿且言治材已具

上曰朕夙夜求民之安今天下匹夫匹婦豈皆得所而何暇於自求佚若等宜體朕卹民之心敬哉忽忘又卻其奏而出璽書敷布德恩存卹鰥寡招懷流徙且飭有司蠲弊舉廢修懷保之

政蓋聖仁一念保民惟日孜孜昔大禹薄自奉而所勤者民之事所致飾者宗廟朝廷之禮與
皇上聖心異世而同符猗歟盛哉是役也重禮爲先務而再卻有司之請聖德之大者臣忝職史氏謹備書之而繼以詩曰

稽昔帝王禮莫重焉天敘以勅人文以宣其用之嚴曰郊與廟教化制作咸禮之要皇明龍興列聖御極盛德光華有典有則

皇帝繼統躬禮導民從容安行天下歸仁翼翼

北京視周之鎬桓桓六卿郡辟之表有虞秩宗
咨命伯夷帝謂臣澗往哉汝諧肅肅三禮汝祇
相予凡百儀度汝慎攸司爰初經營六官之府
帝謂臣澗權輿宜汝龍章自天臣工祇
率力齊材良成之不日天闕之南端門之東輪
焉奐焉閔廓穹崇維

皇明聖以禮爲國

維明維果有此奕奕維孝維恭大禹攸同約已
勤民菲食卑宮矜卹無告惠鮮鰥寡文王小心
日不遑暇仁澤流霈源源弗窮悅懌歸赴如川
之東禮序樂和化淳俗厚龜龍在沼麟鳳在藪
體信達順維聖之功執事有恪維臣之恭夙夜
其勤式告有位維寅維清以熙帝載

徐有貞

勅修河道功完之碑

惟景泰紀元之四年冬十月十有一日
天子以河決沙灣久弗克治集左右丞弼暨百
執事之臣於文淵閣議舉可以治水者僉以臣
有貞應詔乃錫璽書命之行

天子若曰

咨爾有貞惟河決於今七年東方之民厄於昏
墊勞於堙築靡有寧居旣屢遣治而弗卽功轉
漕道阻國計是虞朕甚憂之茲以命爾爾其往
治欽哉臣有貞祗承惟謹旣至乃奉揚明命戒
吏飭工撫用士衆咨詢群策率與厥事已乃周
爰巡行自東北徂南西踰濟汶沿衛及沁循大
河道濮范以還旣究厥源流因度地行水乃上
陳于

天子曰臣聞凡平水土其要在乎
天時地利人事而已天時旣經地利旣緯而人
事於是乎盡且夫水之爲性可順焉以導不可
逆焉以堙禹之行水行所無事用此道也今勢
反是治所以難蓋河自雍而豫出險固而之夷
斥其水之勢旣肆又繇豫而兗土益疎水益肆
而沙灣之東所謂大洪之口者適當其衝於是
決焉而奪濟汶入海之路以去諸水從之而洩
隄以潰渠以淤則溢旱則涸此漕途所爲阻
者與然欲驟而堙焉則不可故潰者益潰淤者
益淤而莫揅也今欲揅之請先疏其水水勢平

乃治其決決止乃濬其淤因爲之方以時節宣
俾無溢涸之患必如是而後有成制曰可臣有
貞乃經營焉作制水之閘疏水之渠渠起張秋
金隄之首西南行九里而至濮陽之灤九里而
至博陵之陂又六里而至壽張之沙河又八里
而至東西影塘又十有五里而至白嶺之灣又
三里而至李峯之涯繇李峯而上又二十里而
至竹口蓮花之池又三十里而至大瀦之潭乃
踰范暨濮又上而西北數百里經澶淵以接河

沁之水過則害微則利故遏其過而導其微用
平水勢旣成名其渠曰廣濟閘曰通源渠有分
合而閘有上下凡河流之旁出而不順者則堰
之堰有九長袤皆至丈萬九堰旣設其水遂不
東衝沙灣乃更北出以濟漕渠之涸阿西鄆東
曹南鄆北之地出沮洳而資灌溉者爲頃百數
十萬行旅旣便居民旣安有貞知事可集乃叅
綜古法擇其善而爲之加神用焉爰作大堰其
上槩以水門其下繚以虹隄堰之崇三十有六

尺其厚什之長百之門之廣三十有六丈厚倍之隄之厚如門崇如堰而長倍之架濤截流櫪木絡竹實之石而鍵之鐵蓋合土木火金而一之用平水性既乃導汶泗之源而出諸川滙澶濮之流而納諸澤遂濬漕渠繇沙灣而北至於臨清凡二百四十里南至於濟寧凡二百一十里復作放水之閘於東昌之龍灣魏灣凡八爲水之度其盈過丈則放而洩之皆通古河以入於海上制其源下放其流既有所節且有所宣

用平水道繇是水害以除水利以興初議者多難其事至欲棄渠弗治而繇河沁及海以漕然卒不可行也時又有發京軍疏河之議有貞力奏蠲瀕河州縣之民馬牧庸役而專事河防以省軍費紓民力天子從之是役也凡用

人工聚而間役者四萬五千有奇分而常役者萬三千有奇用木大小之材九萬六千有奇用竹以竿計倍木之數用鐵爲斤十有二萬鍵三千緮百八釜一千八百有奇用麻百萬荆倍之

藁稍又倍之而用石若土則不計其算然其用
糧於官以石計僅五萬而止焉蓋自始告祭興
工至於工畢凡五百五十有五日於是治水官
佐工部主事臣翎叅議山東布政使司事臣雲
鵬僉山東按察司事臣蘭等咸以爲惟水之治
自古爲難矧茲地當兩京之中天下之轉輸貢
賦所繇以達使終弗治其爲患孰大焉夫白之
渠以漑不以漕鄭之渠以漕不以貢而工皆累
年費皆鉅億若漢武之瓠子不以漑不以漕又

不以貢而役又弗成兵民俱敝至躬勞萬乘投
辭馬額神祇而後已以彼視此孰輕孰重孰難
孰易乃今役不再期費不重科以漑焉以漕焉
以貢焉無弗便者是於軍國之計生民之資大
矣厚矣其可以無紀述於來世臣有貞曰凡此
成功實惟我 聖天子之致所以俾臣之

克效不奪浮議非

天子之至明孰恃焉

所以俾民之克寧不苦重役非

天子之

至仁孰賴焉有貞之於臣職其惟弗稱是懼矧

敢貪天之功惟

天子至明至仁之德不

可以弗紀也臣有貞嘗備員翰林國史身親承
之不可以嫌故自輟乃拜手稽首而爲之文曰
皇莫九有歷年維久延天之祐旣豫而豐有部
以蒙見沫日中陽九百六數下厥鞠龍蛇起陸
水失其行河決東平漕渠以傾否泰相乘運維
中興殷憂迺凝

天子曰吁是任在予予

可弗圖圖之孔亟歲行七易曾靡底績王會在
茲國賦在茲民便在茲孰其幹濟其爲予治去

害而利惟汝有貞勉爲朕行便宜是經臣拜受
命朝嚴夕警將事惟敬載驅載馳載詢載謀載
度以爲乃分厥勢乃隄厥潰乃疎厥滯分者旣
順隄者旣定疎者旣濬乃作水門鍵制其根河
防永存有埽如龍有堰如虹護之重重水性斯
從水利斯通水道斯同以漕以貢以莫不用邦
計維重惟

天子明浮議弗行功是用成

惟

天子仁加惠東民民是用寧臣拜稽

首

天子萬壽仁明是懋爰紀厥實勒茲

貞石昭示無極

典禮

縉紳

王 彝

鄉飲酒碑

皇明旣一四海乃大興禮樂以新令俗還古道
爲千萬世計惟鄉飲酒繇近代以還蔑之有講
洪武五年始

詔郡國以孟春孟冬舉行
斯禮而讀律焉其時江夏魏公寔守蘄州奉

詔惟謹旣一再行之然尙恐未能宣

上德意是以明年復參考儀禮以授經歷李
亨教授貢穎之使與郡士周南老王行徐用誠
共商校之且使張端及諸生相與習焉爰舍菜
先聖先師以孟冬之月吉日癸未行於郡學其
大賓爲前進士魏俊民介爲先聖五十四世孫
思調僕爲推官王芳三賓爲范廷徵衆賓爲邵
允禮錢瓊等十有一人次僕爲知吳縣事曾黼
知長洲縣事張其而樂正以張田司正以滕權

賢而得其人如此又特位三老人曰崑山周壽
誼年百有十歲曰吳縣楊茂九十有三歲曰林
文友九十有二歲皆形充神完行坐有禮老人
而得其人又如此然後乃列坐八十以上者十
有三人七十以上者六十有二人六十以上者
四十有七人五十立而聽政役者百人凡在位
者之子弟侍立者二十有八人主賓僕介之贊
相爵尊豆籩俎洗之執事者皆具又別爲教授
位而吳縣教諭徐鼎崑山教諭陳圭次之訓導

十五人又次之長洲教諭周敏則以侍其父南
老常熟教諭傅著侍其父玉皆降而北面立合
鄉學及六縣弟子員之立者百有六十人文武
僚佐之在位觀禮者若干人農工商賈遠近之
觀者又以千計公年且七十而朱顏煥如獨出
人表升降揖拜竟日無倦而其子子盤侍立進
趨中度如是禮明樂和衆以大悅旣而乃讀律
衆復肅以聽皆曰今天子神聖援吾人
水火中而斯禮也吾身親見之幸哉越五日周

老人還崑山公躬出婁門之郊再拜以餞都之
士女觀者又慨焉以爲幸見且曰公於人之父
兄也如父兄然吾於吾父兄宜何如君子以是
知公之政興孝與弟者蓋易易然也且老人者
生宋景定中歷元百年而遭逢

聖代意

者天生斯老以待今仁壽固已在百年先矣微
公誰能表之彝也居公之野以病廢得扶曳以
觀焉蓋曠世之遭也故爲銘其堂下碑曰

於維

皇王正此方夏爰釋戎衣有事郊

社祀享會朝禮作樂造神人旣和及鄉飲酒維
鄉飲酒萬方攸同俾孝與義載臻時雍顯顯魏
公牧我蘓人公有旨酒樂我嘉賓嘉賓戾止以
僕以介公在泮宮賓至則拜出俎東壁羞自東
房玄酒於尊房戶是當有勺有勺實彼爵矣再
拜稽首獻且酢矣吹笙鼓琴而瑟而簫而間以
歌厥音猶猶有黃其髮鮐背兒齒自有十歲眉
壽曷已公拜而饋寔猶父兄何以將之筐有玄
黃賓旣樂只言旋言歸醉飽自公祝公期頤我

子我孫公之孫子公我父兄我孝我弟公曰嘒哉
天子明聖
天子萬年畜爾子

姓猗嗟蕪人今爾復古我作歌詩以告來世

題名

縉紳

莊 杲

六合縣科第題名碑

應天府之屬邑七其五邑皆江南而吾江浦暨六合者則獨於江之北也人才之多往往稱五

邑而吾江浦自有 國迄於今登進士者才七

人鄉貢士亦不過三四十人六合亦然抑何少

也世嘗以扶輿清淑之氣鍾而爲人故靈而吾

兩邑者山窮而地僻故其人多鹵裂而不知學

科第則視他邑爲獨後嗟乎此果謂之何哉

國家三年一大比一省則合諸郡之人才其多

不下數千人而得與其名者百人而已禮部合

天下之人才其多不下數千人而得與其選者

不過二三百人而已斲石以求玉而疵瑕莫掩

而必盡其良士之得繇是而出者亦難矣又吾
兩邑之大小其視江南之五色曾不二十之一
二夫科目之嚴又如此而吾之兩邑者又如此
故雖家置一庠序而人人爲儒服亦不能以相
及矣以吾兩邑之人之少爲不知學而以其地
者或非也雖然人亦何病於少哉大路繁纓一
就次路繁纓七就珪璋特琥璜爵者此以少爲
貴也是故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
亂臣十人五人十人少矣天下後世凡稱堯舜

文武之治則莫有能及之者不貴於多也魯哀
公以儒號於國中無此道而爲此服者其罪死
於是無敢儒服獨一丈夫立于公門問以國事
千轉萬變而不窮是魯一儒耳世稱魯爲禮義
之國一儒何少於魯哉繇是觀之人才不惟其
多惟其人而天下無不治已不如是雖多亦何
以哉是則凡爲吾兩邑之人者其少也不足憂
惟其不能如所謂十人五人如所謂魯一儒者
斯可憂也六合科第題名碑闕侍御陳公士賢

來督南畿學政乃命縣尹張公恒次第其名氏于碑而求予記予未有以應明年陽信唐君詔者繼厥伊事而復以是請予江浦進士七人之一者遂書吾兩邑之人所以少者如此且以勵吾同志毋使天下後世之人得以少吾兩邑之人

劉玉

河南按察司續題名碑

憲臬外臺也汴維中州密邇畿甸來蒞者率多偉材流鴻聲而崇雅望者比比不乏先是憲使南昌徐公臨海陳公俱嘗撫其名而題之樹碑者再矣越若干年登載旣盈來者日夥於是憲使古蘭彭公礮石以續之未幾擢都憲以去繼之者濟陽邢公而終其事則憲副河間房公碑刻成諸公謂予宜有記辭弗獲廼爲之言曰題名之有記其來尚矣一丞一尉且或書之矧外臺崇重英賢接踵顧可缺而不載貽將來考古者之缺望乎然古之題名僅書于壁而今易之

以碑大書深刻計百千襖可以不泯是豈徒具
氏名叙官階存履歷監觀警勉之意寔於是乎
存嘗試從諸公觀於碑以考前烈口雖弗言揆
其心蓋必有欣然而慕之者有悚然而敬之者
有忽然若忘者有歆然若不足者是孰使之然
哉天理民彝是是非非有不能已也然已之視
人猶人之視已而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登名
於是其可苟乎千古在上監觀存焉其必善者
從之不善者改之千古在下監觀存焉其必善
者勉之不善者戒之夫然則可以匹休前聞垂
光後裔豈徒免訛議於一時而已哉玉不佞幸
叨同寅敢述而申之用附於官箴之義

弔古

縉紳

邵寶

漢愍帝碑

世有存之足以爲亂賊之戒者君子存之有不
毀則無以懲夫人而示天下後世者君子必毀

也於其毀也而有所易黜其不正以歸於正者君子則以義起焉此皆關於萬世之綱常而不專爲往事之褒貶蓋天下之公論而非一人之私心也古今篡竊之雄首稱曹魏其惡有不待論者始其爲禪受也實在許之繁城寶自領郡得達觀其故都有壇焉曰禪受皆誇詡之迹有碑焉曰禪受皆矯誣之詞千載而下指而咲之讀而唾之者不謀同心不和同聲此所謂存之足以爲亂賊之戒者存之可也其地有廟焉以

祠魏文南面帝服儼然臨之雖易姓改物彼亦不能泯者然當其親爲篡竊之地而舍此與彼則凡彼之所謀以欺後世者今皆墮其智計之中吾恐儒先筆削之旨終託之於空言而亂臣賊子將益無所忌此所謂不毀則無以懲夫人而示天下後世者毀之可也壇固存也碑固存也而獨毀其廟則它日必有復舉以奉之者卒亦何貴於此舉動哉謂宜易所祠以祠漢之愍帝而其臣孔融配焉彼以其新此以其故若

將驅而逐之撥而反之使奸雄之徒不得一日
立乎其地此所謂於其毀也而有所易黜其不
正以歸於正者以義起焉可也愍之孱弱勢同
寄生然猶天下之君也融雖志廣才疎而忠言
義色至不容於賊操亦足以愧夫北面稱臣上
表勸進者矣帝不稱獻而稱愍從昭烈所謚且
漢之君非魏之所得謚也凡此皆所謂以義而
起者烏乎君臣之分有大防焉順逆之際有大
法焉彼奸邪之所不敢動於惡卽動焉猶必有

以文之豈獨懼夫天下之將攻之哉亦以大防
大法之所在雖後世有不得而逃也若曹氏之
於漢是也然當時郡國之中旣無一人仗義執
言揚旗伐鼓以討其篡竊之罪而在廷在野又
無一人登西山蹈東海以明大義於天下蓋畏
威附勢無足怪者至於後世之君子亦以空言
無補因仍苟且視大防大法而不一顧念焉抑
獨何哉存其所宜存毀其所宜毀而易其所宜
易此吾輩讀春秋學孔子者事也况職在守土

乎是故寶雖不敏不敢讓雖不韙不敢辭

丁自申

紀侯廟碑

古充國爲漢紀侯所生之鄉後人姓其村爲紀名其郡爲安侯而表其俗爲忠義之邦風烈之被人遠矣紀之村今折入西充西充於侯有專祀郡鄉賢俎豆以侯爲首其於祀典不殺矣此爲廟於西門之外何也侯之忠義激人心扶世道廣侯祀以爲忠義勸也然不獨郡祀之侯躋

難榮陽卽榮陽祀之矣又嘗從軍隴鄭間卽隴鄭亦祀之矣夫以所死所過之地人爭祀之也而况祀於其鄉者哉當侯之驅馳殉漢也識真主可與圖存不愛慷慨一死以脫漢祖須臾之命侯無祿於漢漢何惜析圭之封不以慰侯於旣死哉吾意陳曲逆陰謀人也其夜出女子三千計窮詭秘不可以傳豈揜侯之死而掠爲己功耶不然侯之捐軀甚壯其一死重於泰山甚明漢王旣出百死之生成馬上之貴追論汗馬

矢石與諸臣勞苦平生竟不爲黃屋左纛假王
一動念者此豈近於人情也侯之子孫旣遠而
微無能叩閤以明先臣之死而一時在廷左右
名能轉移帝意者顧忌沙中之偶語忍地下之
忠魂終漢之世亦不聞效朱勃抗疏以訟伏波
使漢家勵世磨鈍之爵不厭於九京廷論不明
一至此也然爵不爵侯豈以蹈白刃爲悔哉漢
之不爵祇以彰侯之忠義而深異代之痛憤也
侯廟建已久惟丹黜無存而棟瓦傾圯上雨旁

風人心惻然有司覩廟貌不肅無以崇勸乃白
叅政張公下所議適推官蘓君柰署事南充奉
行焉金不出帑而取諸賊吏之贖者使經歷謝
君憑主簿李褒計費而董治之民士欣欣樂忠
義之風昭振諸土瞻靈仰煥侈爲盛事此可以
見忠義之在人心矣春秋介子推非有成仁取
義之貞也特以從龍失叙匿山受焚後人爲憫
其死而寒食侯以死定國賞不酬勲而其忠烈
至今有耿光推侯廟食雖至百世可也廟成余

借同知李君司鎮通判吳君懋祭以落之而銘其麗牲之碑曰

秦鹿漢逐楚雄乘敞虎口摩牙劉執與帝桓桓紀侯捐軀捍蔽漢既論封爵不及裔鐵券盟寒伊誰帶礪三綱長存侯廟不替侯坐其中崇階嚴陛愧彼偷生過者頹泚

古賢

縉紳

謝鐸

永嘉文信公新祠碑

成化壬寅夏四月宋相丞文信公新祠成祠在永嘉江心之孤嶼蓋宋德祐中公避難興復之地去今且二百年矣卽其地與其時尚想見其風聲義槩歷歷如前日事雖小夫婦女皆知公之爲烈也於是祠而祝之固天理人心之不容已而亦安知公不死之心其不眷眷於此也哉當夫宋社旣屋天下爲夷公方間關萬死脫京口走真揚涉江浮海力求二王之所在以一至

于是也人孰不曰無可爲矣而公也指日誓天
載踣載奮盡瘁鞠躬不震不讐以一旅未亾爲
興王之期以一息尚存爲報國之計必欲誅浞
若臣靡之於夏必欲討卓若王允之於漢必欲
挫溫遏堅若謝安之於晉凡其區區致力於未
極之間強此之衰以艱彼之進者皆聖賢之所
屑爲也故在易之遯曰小利貞又曰與時行若
乃併命於一死以自異於忘君誤國之徒夫豈
公之所難哉故卽是以究公之平生不難於死
而難於未死不責其未死之功而予其必死之
志不然宋之諸臣如公之殉君以死者何限而
獨公爲之首稱哉初公之在難也門下客莫有
從者獨吾邑杜大卿潏慨然從公以行竟克脫
公而大卿亦卒死于國然則祠公於此而大卿
其從與享之固禮也哉公祠在京師在廬陵者
已非一日永嘉之祠則今劉令尹遜所創也令
尹於公爲鄉後進知公爲詳因白其郡守項君
澄而爲之旣成肖公像其中仍置田以供祀事

於是郡邑兩學之士謂其有關風教也將刻石以紀而以其師之命來告於予於乎公之赫赫不可盡者固不繫祠之有無而亦奚有於予之言哉獨世之鄉往不寘者非此無以致其至而令尹乃能於法令簿書之所不急者力倡之以風示當世是故不可以不書因書之且遺之詞俾歌以祀公其詞曰

孤嶼今江中屹頽波今我公江之流今淙淙公心萬折今必東乾坤今易位江山今改色擊楫兮中流渺四海兮焉極江之水兮上通于天孰挽而下兮洗此腥羶江之水兮與海不竭石不可填兮臣心始滅日慘慘兮江聲哀公神不死兮尚其駕風濤而或來繫廟食兮江渚萬歲千秋兮有如此水

名臣

縉紳

李夢陽

少保兵部尚書于公祠重修碑

開封城馬軍衛橋西故有于少保祠云初公以定傾保大之功居無何而死於是天下人聞公死咸驚而疑而涕泣語曰鷺鷥冰上走何處尋魚噉而公前巡撫河南時實解馬軍衛橋西而梁父老於是聞公死則感涕泣日相率潛詣公故解爲位哭奠焉會

純皇帝立詔曰少

保謙寬宥其家而遣祭其墓乃梁父老則又感涕泣相率私起祠故解傍祠公伏臘忌歲梁父老則把香曳筇跋履若少壯咸翼如不期至稽

首祠下哭填門塞戶矣會又

敬皇帝立詔

曰少保謙贈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太傅謚肅愍立祠歲春秋祠之而曰旌功祠乃於是梁父老則又咸涕泣相率數百人詣闕門伏訴少保兼前兵部侍郎時巡撫功云願梁立祠如杭祠不報而梁父老歸伏臘忌歲仍聚哭公于私祠今三十年餘矣正德十年監察御史張君巡按清軍許君並謁公祠下見其門屋三間僅存堂欹漏欲頽矣鴿雀擾擾拱棟鼠走鴟嘯周垣盡

圮羊豬外來於是悄然思俯而悲也已仰而歛
曰嗟斯非梁地邪宋不此都哉靖康之事千載
啣焉二帝不南矣夫定傾者世保大者食澤流
者思故祠之言思也血食使之世者也於是下
令曰少保祠撤故易腐扶欹植頽起圮新而繪
堊而級而隅而榮而序備矣曰謁者奚止也則
重而堂器奚貯也則翼而廊而道士玄林守焉
西北隅其房也望之栗栗而巉巉枚枚而巖巖
是使之世者之道也李夢陽曰予觀今人論肅

愍公事未嘗不酸鼻涕焉蓋傷爲臣不易云夫
事莫大於君出虜入排遷主戰四者旦夕之勢
而存亡之判也乃今人議則異是或見鮑莊事
輒曰夫葵猶能衛其足然獨不思勇士不忌喪
其元乎孟子曰所欲有甚於生者故生而有所
不用也然將軍蠡留侯良功成身抽天下兩高
焉此又何焉於乎難言乎難言乎豈所謂計免
者非忠貪盛者違智歟而賊首擁

太上

皇大同城下勒降也大同人登城謝曰賴天地

宗社之靈國有君矣至宣府城下宣府人登城
謝曰賴天地宗社之靈國有君矣至京城下京
城人又謝曰賴天地宗社之靈國有君矣於是
公颺言曰豈不聞社稷爲重君爲輕斯言也事
以之成疑以之生者歟且

太子之易南

宮之錮二者有能爲公恕者否耶公有不如意
輒拊膺忿曰此一腔血竟灑何地聞其言孰非
酸鼻流涕者而獨咎予也於呼傷乎傷乎雖然
宗澤岳飛非下於人者艱難百戰卒愠劓而死

若公者死可矣死可矣公巡撫諸所業載傳狀
乃今不復述第述其始終若是亦大者云祠修
於是年春越夏而告成張君名淮南皮縣人許
君名完丹徒縣人事祠事者開封知府賀君銳
也系之詩曰

於鑠旋運曷平不陂康屯傾否哲者斯利於維
哲英鑒精含貞匪時曷徵匪猷曷興靡疑靡驚
厥伐用成厥育是輕委躬於誠蛇何盤社龍何
在野乾極虺虺日月易舍蠢爾乃賊乃曩國邑

之亂之訐陵廟岌岌公丁其時矢身以殉山仡
排議不難不震僉曰和空公曰有戰四方之事
譬絲游刃 帝界弗疑公泣視師義激六
軍如虎如羆惟直斯壯人心干城肅肅我壘悠
悠我旌羯奴喙突疆場載清載清載寧

皇歸於京古曰荷難今謂曰癡忠古爰嘉今胡
媿而何讒非名何毀非功孰讒靡和孰毀弗同
彼巧彼荏厥膚斯勵古則曰直今曲自爲於乎
少保時晦時昭古誰無死死有榮褒我峩廟祠

棟隆崇基神之遊之旆旆其旗白馬朱衣有風
淒其歛其有光若往若來卽而罔見跂望漣湏
茲邦寄居氓實爾思

侯一元

瑞安卓忠貞公祠堂碑

夫委質事君有他道乎哉其始進也曰自獻其
身其盡瘁也曰能致其身如此而已矣蓋致身
者不有其身之謂也不有其身則亦不有其家
故處平則靡室弗子若禹家無遺財居無樓臺

若諸葛寇范遭變則存孤踐言碎首湛族若程
荀要離刀鋸在前甘之若飴趣之若歸自世人
視之以爲斬絕之行而君子繇之以爲經常之
道也嗚呼悲夫忠貞卓公之祠廼今得炳然歸
然於日月星辰之下山河大地之中領之祠官
得明薦其溪毛侈之薦紳得顯著之竹帛以風
于斯世斯人乎斯固常道之所以終存也蓋天
有常道謂烈風迅雷甚雨非天平乎不可然而光
天化日其常也地有常道謂高岸深谷之相爲

非地乎不可然而高高下下其常也人有常道
謂南巢太白履霜雉經非人乎不可然而君君
臣臣父父子子其常也夫革除之際靖難之師
我 成祖其有武王之心乎然武王不以
應天順人而廢夷齊之義漢赦季布唐獎堯君
素宋贈韓通皆是物也蓋收群策群力以濟事
者一時之權表義存道以立經常者萬世之功
乃人主自爲社稷計也蓋嘗疑之夫忠貞諸公
駢死慘夷職耳而 帝心旋霽德音屢發

曰不負其君惟卓敬耳曰使練子寧在朕固用之於是網解禁弛垂二百年而世猶難言之是故忠貞私謚也祠私祠也錄私錄也天下之人相率以忠爲諱然則堂何以明倫諸生橫經何以請博士倚席又何以誨而常道其遂墜於地乎天啟

神孫推心

聖祖間者孝

事

兩宮因霈然下明詔酌忠魂求其後

天若增而高日若濯而明而卓公者吾瑞安人也瑞安林博士服行忠孝懷之久矣乃一日受

詔則灑然泣躍然起走請其令長求卓氏之遺孫而錄焉謂元郡人當記公事或曰中庸之道有蹈白刃而蹈焉者未必中也按傳戕公者蓋姚廣孝非

帝意也假令姚不竭公公可

無死乎曰烏得無死夫人臣之身社稷之身也主存與存主亡與亡是有初矣迺余於公而憬然有悟於臣道之靡他也蓋致身焉盡之矣傳曰求忠臣於孝子之門又曰平居則犯顏敢諫臨難則仗節死義要皆舉斯心者爲之觀卓公

至孝通格深夜昏迷至憑虎以爲兇是天地鬼神所不能違也大忠深慮批鱗於

高皇

之朝誓死於縲紲之時嘗之以管魏之業惻然而不忍處也當是時也金石不足以喻其堅江河不足以喻其決何哉誠以其身非我之有也夫人之未仕也其身父母之身也其已仕也其身則君之身也故古之君子之仕也或流涕以訣其親故其在家必孝其在國必忠遇事則不得不諫遇難則不得不死爲長吏則不得不子

其民爲師儒則

不得不淑其人夫是之謂

不二心之純故爲治爲教爲惠愛爲廉吏爲直諫爲死義千葩而一根萬派而同源易曰係小子失丈夫故凡爲吏而不閔人不褻身而自喜沾沾首鼠容容者皆有二心於其身其家者也嗟乎忠良一道耳使公先幾之言早用則東平德流於漢宗王季讓光於周室而身名俱全家國兩完矣謂非人臣之上願哉方今君臣父子之道大明社稷尊安萬世無弊人臣當都俞吁

嘑之不暇而何忠貞之慕乎然則師忠貞者師
其不二可也是爲記時隆慶六年冬十二月之
吉

忠烈

縉紳

蕭鳴鳳

叅議王公廟碑

某嘗聞元末時吾浙東多避世君子至我

太祖高皇帝龍飛乃往往搜羅顯用於朝文

章勲業炳烺後先至若忠孝萃於一門足以翊
綱常於立極之初則有廣東叅議王公其人者
雖用於遐遠一施未竟而其功則甚大雖罹險
危嬰大難而其道則甚光豈不尤賢矣哉公諱
綱字性常家世餘姚人洪武四年以文學徵

上親策治道對稱旨拜兵部郎中時年已
七十餘矣值潮民弗靖擢廣東布政司叅議督
理兵餉公卽與家人訣携其子彥達以行旣至
省乃單舸往諭亂者以順逆禍福皆稽首服罪

聽約束威信遂以大行回過增城遇海寇曹真
竊發鼓噪截舟願得公爲帥公以理開諭不從
則勵聲叱罵之遂共扶舁以去賊爲壇坐公日
羅拜請不已公叱罵不絕聲遂遇害時彥達入
隨賊中奮救不能得因哭罵求死其酋曰父忠
子孝殺之不祥戒其黨毋加害與之食不顧賊
憫其誠容令綴羊革裹屍而出得歸葬焉昔東
晉遘蘓峻之難在朝公卿奉頭鼠竄如庾亮者
踵相望也獨尙書令下壺力疾苦戰而死二子
矜盱隨之亦赴敵死故稱父爲忠臣子爲孝子
古今以爲僅有公父子大節乃與之上下千餘
年相輝映非根於天者全體於身教於家者安
固而不遷其何以能是將使萬世之下爲臣子
者聞其風尙有所振起又豈獨有功於一代之
綱常哉公事舊載郡志頗詳嘉靖戊子歲知增
城縣朱道瀾始立祠於城南圖歲祀焉適公六
世孫新建伯尙書陽明先生總督南方列省諸
軍事旣平邕桂旋節廣東因設祭於祠下先生

素倡明正學以繼往開來爲已任出其緒餘勲業遂已滿天下茲復天假之便得以展公之廟貌忠孝之傳固信有攸自於是萬姓咨嗟興懷公之英爽真若飛動於目前者天之於仁人昌大其後嗣發舒其鬱積抑何其盛歟凡此則又卞忠貞歿後之所未聞者數之豐嗇固難盡齊然若公者則人心之於天道尤可以大快而無憾矣某觀風此邦深樂此廟之成有裨於教事故書顛末於麗牲之石且繫之以銘銘曰

綱常之道天地爲長暴棄自安乃萎而亾不有作者孰胥以匡允毅王公儒林之望轅伏老矣逢時奮翔抗賊南荒死而不僵匪爲公殃公忠是彰公有孝子蹈火赴湯以死怒賊賊戒弗傷彼亦人爾豈心無良負屍革囊公歸故鄉昔在咸和則有成陽父忠子孝爰植綱常公後千載於下有光扶衰振懦天舒地張流于世世功曷可量維是忠孝天道所昌百五十禩文孫載揚新建有國旂常有章勲在華夷道行巖廊有積

斯發孰非公祥增城之孺有廟將將遺民爾思
享獻無忘我勒貞珉風教所坊凡百臣子式此

宮牆

新安執事公詳增城之
字獻然忘我物真我風
所坊凡百區下式此

